

在线品鉴

# 如何看待连环画市场价格

## 玛瑙挂件



鉴宝专家:从图片上看,该器物材质为瑪瑙,造型特色是仿红山猪龙,现代器物。

## 瓷碗



鉴宝专家:该碗有老旧之气,碗沿有破损,绘画线条流畅、随意,为民国时期民窑器物。这种碗,现在徽州、江浙民间多见。

## 蝙蝠



鉴宝专家:该器物在风格上刻意仿远古,但有臆造成分。从图片上看,材质为瑪瑙,但做旧痕迹明显。

## 铜像



鉴宝专家:铜像目圆而外凸,头戴龙盔,身穿铠甲,为广目天王像。广目天王为群龙领袖,故手缠赤龙,与多闻天王、持国天王、增长天王并称为“四大天王”。综合造型、风格判断,为明代广目天王铜像。

记者 周玉冰 整理

## 回音壁

艺术交流热线  
18656158321(每日下午)。  
“星品藏”每周四出版,欢迎  
投稿,需要请专家鉴定,图文  
发至 pureice168@163.com,  
或 qq:903552062 联系。

## 收藏市场

连环画收藏也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门类,但价格差别悬殊。因而,涉及这一领域的,最为关心的是市场价格。  
吴伟忠

## 连藏市场有待规范

连环画不像邮票和纪念币,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市场定价。比如著名的《从小爱科学》小型张,发行量10万张,最新市场价约12万元,这个价格基本上是邮商和集邮爱好者公认的价格。而连藏市场远没有邮币市场那样规范,连藏爱好者的人数也要少得多,现存世的连环画种类、存世量、品相也不像邮票那样有可比性,连藏市场价格比邮票和纪念币混乱得多。比如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韩伍的《五彩路》连环画,有连友会出价1500元购买,可有的连友700元也不要,你能准确说清它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吗?这说明,连藏市场还有一个规范过程。

## 成交价相差很大

试举一例,在2009年8月北

京中国书店举办的连环画拍卖会上,一套88品老版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按常理说至少值2万元以上,可买家只愿出5000元,最后自然无法成交;还有在2009年4月重庆市第三届连环画交流拍卖会上,一本98品的《潘必正与陈妙常》连环画,曾拍出51万元的天价,创下迄今为止国内单册“小人书”成交最高纪录。但谁也不敢保证,它以后是否还值这个价,或许它能继续创新高,或许它价跌一半也无人理会。连环画的行情实际上与天时地利人和有着密切的关系,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点和不同的人群中,它的成交价往往会相差很大。

## 连藏市场价格参考

如此说法会使初涉连藏市场的人觉得连环画价格非常混乱,连环画简直难以买卖了。其实也不



《五彩路》封面

尽然,连环画市场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,其行情和价格还是有基本规律的。一般说来,普通的八十年代连册5-15元,绘画美、品相好的20-50元,名家绘制、获奖佳作、发行量少的100-300元;“文革”连册普通的50-100元,名家名作、品相好、“文革”味浓的200-1000元;老版连册普通品种200-2000元,绘

画、题材、品相好的3000-5000元也属正常,特别精美的、成套的大部头古典题材连环画价格可达1至10万元。对于连环画市场行情,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拍卖价或连友间私下的交易价,可以拿来作为参考,但千万不能把它作为标准的市场价,因为连藏市场行情和连环画的价格是千变万化的。

## 名家风采

## 沈鹏先生的学人情怀

黄书权

说起我和沈鹏先生的交谊,是缘于图书而开始的。

众所周知,沈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担任多年领导,策划并编辑了多种重大选题和图书出版,是资深的出版家;他还是一位美术评论家、诗人。沈先生的书法成就,更是世人皆知。2004年夏月,我出版个人第一本书法字帖,想请先生为字帖题写书名,便抱着尝试的心态,第一次向沈先生家中拨通了电话。沈先生曾担任多届国家图书奖的评委,他得知我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的,我社参评的图书《宗白华全集》《钟敬文文集》等,他都很了解。我们虽然未曾谋面,但先生对同行很热情,一种亲切感顿然而生。电话临了,沈先生用谢意的口吻托我为他代买一套《宗白华全集》《钟敬文文集》。沈君素日编书、读书,写诗、写字,可以说与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;我责编的图书,沈先生感到有兴味,我自然亦不胜荣光。于是,

电话中我一再和沈先生说无需汇款,我从责编的样书中寄出一套即可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,他在尚未收到我的赠书,即汇出书款,并挂号寄出了题签和一幅自撰诗作的草书作品(见图)。出于担心我不识草法,他还随信认真地附上注文。由此可见,沈先生为人考虑之多之细。

时隔一年,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图书博览会。会毕,我去人民美术出版社寓所拜见沈先生。沈先生的居室很普通,谈不上宽敞明亮,更谈不上现代气息与豪华。唯一能够引起人注意的是,满屋子书籍和挂在墙壁上的书画作品,洋溢着书卷气和清芬,昭示了主人的学养和身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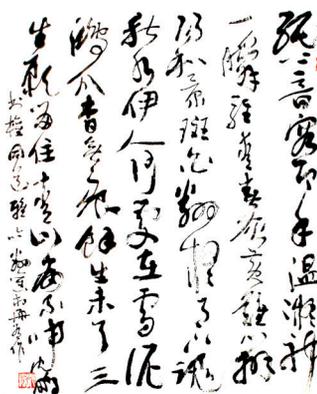
沈先生中等身材,面容清瘦刚毅,给人以严谨执著的印象。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艺术大家,不免感到有些唐突。沈先生可能看到了这一点,主动问寒嘘暖,平易的言谈,不由得拉近了我与主人的距离。先生除了和我

谈到书法外,出于职业的习惯,还问了很多我社的出版情况,我感受到了一位老出版人对书业的特有情结。

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起身辞别,沈先生持赠他刚刚出版、还散发着油墨香的签名《三徐吟草》诗词集,并执意要送我到小区门口。我虽不会写诗,这次北京之行,聆听先生的教诲,欣赏先生清淳的诗美,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着实增添了一桩雅事。

2008年春月,我们出版社乔迁新址,新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。此时,大家想到了给大楼题写社名,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沈鹏先生。但是,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,艺术早已走进市场,关于润笔费必须考虑在列。我带着探询的口吻把电话拨向了沈宅。沈老答应了,自始至终只字未提润笔的事情。

事隔两天,先生便叫助理打来了电话,说字已写好,且是二幅,供



选用。先生还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可弃之不用。先生的书法,世人早有定评,源自传统,勇于探索,融碑于帖,自成一格,题写匾额,笔力千钧,自然合适不过。然而,我们从先生电话和信函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老艺术家淡泊、谦逊、平和、严谨的崇高风尚和道德品格。

这,或许正是当下大为或缺,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的学人情怀!

## 收藏大观

## 刘墉与纪晓岚的砚台之谊

□孟祥海

刘墉与纪晓岚同朝为官,彼此许为莫逆。两人同好藏砚,也爱赏玩,寻得好砚,常互赠所爱,以为美事,留下许多佳话。《阅微草堂砚谱》中有砚铭记到“余与石庵皆好藏砚,每互相赠遗,亦互相攘夺,虽

至爱不能割,然彼此均恬不意为也。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,而惟以此事为几乐,殆与后来之佳与”。

藏砚(见图)乃纪晓岚之至爱,砚中之精品,也是他藏砚中铭文最丰富的一方。此

砚原为刘墉所有,有铭文为证:“晓岚爱余藏文砚,因赠之,而书以铭曰:石理缜密石骨刚,赠都御史写奏章,此翁此砚真相当。壬子二月。石庵。印文:墉”。这段铭文信手拈来,随性所至,刘纪两人的友谊跃然。



藏文砚(藏友提供)